



边疆晓歌

黄天明

边疆晓歌

下

黄天明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第十六章

孔雀壩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車輛愈轉愈快了。賈英帆，这位領導者，每天都以巨大的兴趣关注着这场竞赛的发展，就象那些日夜酣战在祖国各个建設崗位上的领导人常有的情形那样，他完全忘記了个人的生活瑣事，記不起当天吃什么菜，記不起几点钟才开始休息。妻子来信了，只讀了一半，因为別的事，被他随手塞到口袋里，后来就忘記再讀了。左腿在荒地上被树枝划破了一块，意外地紅腫了，有发炎的可能，他特別提醒自己，一定找任哲包扎一下。后来就又忘了。——只要走出房門，随着黎明的到来，那嚓嚓响动的脚步声、急驟的哨子声、咣当咣当的敲打声、热情洋溢的歌声和呼喊声，立刻把他带进一个不同凡响的壯闊的洪流中。于是他以全部的精力傾听着，沉思着，想象着，每每被突然跃上心头的自豪感——一种身为社会主义建設者的自豪感，激动得难以自制。他的忘我的战斗的一天也就开始了。

賈英帆欣喜地注意到，随着这场竞赛的开展和深入，青年們在前进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了。特別在第二輪竞赛結束以后，如果說高铁燦队以輝煌的战績独占了英雄擂台，激起了其他各队攻打擂台的奋不顾身的精神；那么，垦荒队的发起者——青年党员林志高，匹馬当先突破了日开荒一亩的大关，則把青年們的眼界打开了。是啊！前不久，他們离开了城市，拿起

了鋤頭，一天平均每人只能開到三厘、五厘荒地，後來開到一分，一分半，兩分；誰能料到不到兩個月就有人一天開到一畝呢？一顆紅星的出現，預告着群星燦爛。就連那些曾經懷疑用兩隻手可以把孔雀壩開墾出來的人，這下也鼓起一身的勁了。

墾荒隊員們誰服輸呢？誰也不甘當落後者！

“我也要爭取開够一畝！”

“我也是——整的！好向祖國報賬！”

一道思想的光華在墾荒隊員們腦海里升了起來。青年們在想：當他們眼前那成千上萬畝的處女地，將因他們的勞動而被開墾出來，並立即為祖國所承認——把他們那用汗水累積起來的開墾數字，納入祖國耕地面積的總數中去，這是何等光榮的業績啊！難道生活中每個人都有機會在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耕地史冊上留下他的美名和勞動的結晶嗎？

“一畝運動”轟轟烈烈展開了。

林志高吹響了嘹亮的前進號角，林志高成了前進的標兵。

但林志高並不因此感到滿足。這與他所要達到的目的和所希望創造的業績相比起來，相差還遠着哩！他不時地在想：我們祖國的建設才剛剛開始，改變祖國落后面貌的工作，才不過邁出了第一步！別人越推崇他，他越感到千斤担在身。他想：“個人創造了新紀錄有什麼用？再說，自己領導的隊已經從擂台上垮下來了！”為了這個，從那晚開罷評比會以後，他的思想猛烈地激蕩起來……

還只有小小一點年紀的時候，這個年少的工人就悟出了一個朴素的真理：要是叫他一個人用鐵錘去打一扇大鐵門，去鑄造一個機器上的大零件，他一輩子也整不出來的。而今天，面對着祖國如此規模浩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更使他處處体会到，沒有強大的集體力量，一個人縱然有飛天的本領也無

济于事啊！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随着建设高潮的到来，有多少荒山野滩同时被我们开发利用？单只说孔雀壩吧，离开了成百上千人的艰苦奋斗，难道它能够成为祖国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基地，永远造福于万代子孙吗？伟大的事业，必须依靠伟大的集体同心协力去创造。

生活本身每天都在显示着党的组织力量的不可抗拒的威力，也每天都在教育着林志高。在林志高作为一名普通铁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来理解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的：他个人按时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国家任务，那只能说是完成他的总责任的基本部分；他觉着还有另一面的责任，就是必须去影响群众，团结群众，使大家都能完成任务。这和他个人的利害得失有着非常牢固的联系：“没有党的全盘事业的胜利，我林志高哪有幸福和光明呀？”因此，就象防止沙粒掉在眼睛里一样，崇高的责任感随时都促使他去关怀周围的事物；重视集体，为集体操心，成了他的精神生活的最主要部分。

进入垦荒以后，他就常常把许多工作揽到自己身上来。比如，他没有象高铁燦一样把修理检查工具当成全队的一种制度规定下来，但他哪天收工回来都挨一挨二作检查。女同志的锄头坏了或脱把了，很少不是经过他修整的。他总是那样得心应手和不厌其烦地敲打着，其中包含着多少乐趣啊！

人最需要别人帮助，是在他遇到困难而又力不从心的时候。林志高就是那种见困难就上的人。在开荒中，只要瞥见哪一个碰上“碉堡”——不论是难挖的树桩，或是坚固的大蚂蚁堆，他立即撇开自己开垦的地段过去支援。人们看得见，假如他不这样作，他个人的工效还要高。这个挺拔而坚实的小伙子，有充沛的劳动热情和强壮的体格。长期的艰苦的铁工生活锻炼了他，他抡起锄头比他抡大锤轻快得多。高铁燦最

能死拼硬干，他却善于使用巧力。不怕慢，就怕站，从早挖到黑就不見他停手。一想到苦难的过去，一想到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未来，他真恨不能双手抱起孔雀壩，一家伙把它翻过来。——这样的人怎么不乐意帮助别人呢？这位工人阶级出身的队长比誰都想得更实际：“光我个人工效高，能把孔雀壩建設起来嗎？我帮他一把力他就大步前进了，对国家的好处不是更大嗎！”因此，他的这种行动是习以为常的，要是他不这样作，那倒会使人感到惊奇哩。

“我們一定要追上高铁燦队，还要超过高铁燦队！”就在开罢評比会的第二天上午，在荒地上小憩时，林志高向全队部署第三輪竞赛。

一队的青年們嘈嘈不休，誰也不服劲。有人說：

“高铁燦就靠他的軍事化把我們赢了。……”

“这一着就很成功！”林志高說，“我們应当学习他們这个优点，也来个行动战斗化。”

“对！我同意这个意見！”有人在后面插了一句。一看，蕭若怀肩着鋤头过来了。

赶得巧。正是賈英帆授意，蕭若怀为了宣传高铁燦队的行动战斗化而来的。从发起竞赛以来，賈英帆时时密切留意各种萌芽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物。近几天他特別为高铁燦在二队推行的行动軍事化所吸引。高铁燦走馬上任二十天功夫，就把二队搞得生气勃勃，整齐划一，說啥干啥，迅速紧张。尽管他在执行过程中还未免有些生硬，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充分，但他搞得滿对头，很符合青年人的心性特点，因此他得到了大多数垦荒队员的拥护，使二队翻了个身。賈英帆肯定了高铁燦的这种做法，并立即要把它推广到全場各队去。

蕭若怀已經有很久不象今天这样容光焕发、精神昂奋了。自从碰了苏婕的釘子以后，除了工作上必要的交往，他很少到一队来。参加劳动他也到别的队去。——他心里觉着有点委屈哩。

現在，他的恶劣的心情平緩了一些，开始往好的方面轉化了。

原来在竞赛发起之前，蕭若怀心想，事实会給賈英帆证明：无论如何，撇开我蕭若怀的前途不說，把这样一支风靡一时的青年先鋒队，摆到这么一个閉塞的地方，总是不对的。在这里想搞出个大名堂是枉費心机的。然而，事实所显示出来的，恰恰是蕭若怀所預料的反面！要是說这场革命的大竞赛打开了垦荒队员們的眼界，使人人受到鼓舞，那么垦荒队员們每天所創造的高工效，就象一根接一根的无情的鞭子，狠狠地抽打着蕭若怀的脊背。而尤其使蕭若怀意想不到的：青年垦荒队的英雄业绩不仅推动了当地群众的生产情緒，而且即将飞过万里云山，远远传到他們的故乡，传到省内外各地去。最近接到了电话：省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已經往这里派出了它們的記者。有几个画报的摄影記者也写信来詢問道路。于是蕭若怀被震动了：支委会上受到的批評，和賈英帆之間发生的爭执，以及賈英帆后来对他的几次談話——件件桩桩都在脑子里翻騰开来。他放不下，忘不了，每天看見賈英帆就羞愧地側过脸去。“这下我蕭若怀算是一文不值啦！”他随时准备去承受賈英帆的当众指責。但是，賈英帆竟沒有指責他，从賈英帆眼睛里透露出来的，是一派誠摯暖人的光輝。賈英帆及时找蕭若怀作了个别交談，虽然严肃地指出了他的思想錯誤实质，但言語恳切，态度誠懇。并且，就在蕭若怀感到难以自容的时候，賈英帆大胆放心地把一个結結实实的任务

交给了他——要他把整个竞赛的宣传担子担起来。就这样，萧若怀怀着自愧和感激的心情开始卷入到工作中来。在一天胜过一天的、如风如雷的大竞赛的日子里，工作本身促使他早晚生活在你追我赶的沸腾的气氛之中。统计、评比，鼓动和组织挑战、应战，出海报……许多刻不容缓的工作牵动着他的心。他的那颗愁闷的心悄然亮堂了。他工作得不错，处处显示了他的才干。这些工作又紧紧吸引了大家的兴趣——青年们和他的交往频繁了，也开始和他亲近了；加以苏婕适时地帮助了他，这就使萧若怀增添精神，感到振奋了。

当下，萧若怀并不回避一队队员们向他投来的多少带点惊奇的目光。他暗暗钦佩林志高虚心向人学习的态度，他主动把别人的经验运用到自己队上来了。他从肩上取下锄头，就地一放，便向大家传达了贾英帆关于开展向高铁队学习的指示。末了他說：

“我是来取经的，也是到你们这里来取宝的，大家议论议论吧！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先进经验，我给你们写海报。”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林志高接过话来说：“对！这一轮我们为什么输给二队呢？就吃亏在大伙嘻哈太多了。多数的时候干得很卖劲，可有时开玩笑耽误了正事，时间抓得不紧。若是我们把二队的战斗作风学到手，行动起来象解放军一样，就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再想出一套新办法就准定能超过他们。昨天晚上我想起了一点，就不知道大家赞成不赞成？”

“说出来吧，志高！”有人热心鼓励道。

“工人阶级的增产窍门多。说吧！不行的话大家再研究嘛。”萧若怀也鼓励道。

“倒也不是什么好窍门，就请萧若怀同志作个鉴定。”林志

高脸朝着蕭若怀，嘴角因含笑意而翘了起来。他对大家說：“我的主意是：为了开展‘一亩运动’，我們組織一帮精壮的小伙子来个全面突破，杀他个下馬威！发揚我們全队的团結互助精神，打破现在的单干方式，来个强弱配搭——一綫上。說起来，各人的体力并不是一般大小，死干硬拼是不行的。比如，拿汪文熹來說，过去手不沾铁，现在刚鍛炼出来，若是让他一个人去包一亩，就吃不消……”

“誰說的？誰說的？”

汪文熹挺身站起来。这个正在长架子的初中毕业生，从小就酷爱看連环画，看各种小說，也就因为过多地把精力用在这上头，結果沒有考取高中。来这里后，仍然是个小說迷，抓紧一切時間过他的癮。可这一段发起打擂台以来，小說不再象从前那样吸引他了。他那单纯而又天真的头脑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风暴。他在暗暗使劲爭取坐擂台，为祖国創造丰功伟績，象作品里他所羡慕的英雄人物一般。现在眼看着两只手越干越有力气了，这个青年就非常自信，似乎連拖拉机都不在話下，也不再考虑那东西了。他十分带劲地說：

“你們瞧着好了！这几天我总要来个整的，說不定——哼！”他自信地耸了耸鼻子。

“說不定还要超过一亩哪！”有人帮他添了一句。

“那把你的窍门公开公开嘛。”苏婕望着他說。

“准备来个二十四小时不下荒地！你們要是走了，我个人頂着干，就象志願軍坚守上甘岭一样！”

蕭若怀拍着汪文熹的肩膀，风趣地对大伙說：

“你們看，汪文熹还就是有决心在垦殖史上留名哩，好嘛！可是我問你，文熹，你今天干了二十四小时，明天还干不干？同志，建設社会主义不是一天的事情呀！”

“对呀！这样搞問題就出来了，”林志高接着說，“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来个强弱配搭——一綫上。具体說：我們把小伙子編一下队，两个强的中間配一个弱的，連成一綫，一起向前发起总攻。身体棒的要帮助中間那个弱的，望見他跟不上了，从两边伸过鋤头帮他劈上几鋤，馬上就把他帶上去了。另外还有个好处，要是碰上大一点的树桩，一个人单干，吭哧挖半天，也难搬倒它，过去我們在这上头浪費好些功夫！如果三个人一齐上，連刨带拉几下子就把它干掉了。这就叫做發揮集体威力，发揚团結互助精神。我們只要心齐，打不下擂台才怪哩！”

“这是个好窍門！”蕭若怀不禁大声叫好。“有了这一着再加上行动战斗化，就有希望超过高铁燦那一队。”

“我十二万分贊成！”有人赶紧表示說，“唉呀！志高，要是你早几天想起这个窍門，第二輪的擂台保險我們也上去了。”

“太早了我还想不出来哩。老实說，这是向高铁燦学来的。昨晚上我就想，我和老高都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可人家比我强，沒有忘記革命部队的传统作风。我比他复員得早，可時間也不长，还不滿一年功夫，就把部队的战斗作风搞忘了，真不該！后来我躺在床上把在部队的生活回忆了一遍，脑子忽然亮堂了！我記起有一回，連长半夜把我們喊起来，要我們馬上出发去追击两个土匪。我那时是新兵，尾着我們副班长黑灯瞎火地往山岩上爬，那个岩子又高又陡，陡的把不住脚，我們四个人爬了一身汗，沒有一个人不是在半中腰跣溜下来的。后来副班长說，搭人梯！这可解决問題，三下五除二，我們都上去了。我就从这上头联想到我們开荒。我想，要是能發揮集体威力，就能战胜困难，就能打下擂台。”

汪文熹迷在那个故事里了，他好奇地問：

“那两个土匪抓住了沒有？”

“打死一个，抓住一个。可要是不发揚团结互助精神，爬不上岩子，就只好白白让他们逃走了。怎么样，大家同意不同意这样搞？”

“同意！”

有人问：“这样组织起来干，个人工效还记不记呢？”

林志高说：“当然要记呀，各人还是开各人的嘛，但就是身体棒的人有责任帮助别人，要保证自己开足一亩，还要保证别人也开够一亩。两个强的保证一个弱的，有三十个强的就可以保证十五个弱的，这一来能开到一亩的就多了。这当然划算。”

“是不是全队都参加？”有人又问。

“我看，眼下要求每人都突破一亩是不实际的，”萧若怀说，“我提个建议吧：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可能，自愿报名，然后由队里批准，并确定战斗编组名单。好不好？”

“好！我报名！”汪文熹耀武扬威地举起双手。

“我报名！”又有人喊。

“我报名！”更多的小伙子喊。

“……”汪蔚扬的两只亮晶晶的眼睛滚动着，举起手来。

汪蔚扬虽然听不见大家讲的话，但意思已领会了。这位身带残疾的志愿军战士，从开荒以来就担负最繁重的挖树桩的任务。他组织了一个专挖树桩的小组，凡是比较费工程的难挖的树，就由他们小组包干。他们比别人更清楚什么树根脆，什么树根长，什么树的树根连在一起，要掏大塘……因此无论什么树在他们手下，都能把它连根翻倒下来，而且是高速度的。因为震动得厉害，他的头有时发疼。但他没有告诉别人。他在日记上写道：“我要记住领导上说过的：有一千条困难打破一千条，有一万条困难打破一万条！其实我的困难远没有那么多。不能听是第一条；不能说是第二条；加上头疼也

不过三条——一共才三条困难，有什么大不了！我要向黄继光、丘少云学习！只有战斗，才有真正的生命！……”他用艰苦奋斗的精神取得出色的成绩，用出色的成绩赢得最大的荣誉。这位顽强的战士和他领导的小组，第一轮竞赛跃上了青年英雄擂台，第二轮竞赛又跃上了青年英雄擂台，成为全场赫赫有名的红旗突击手。

林志高走到汪蔚扬跟前，蹲下来做个手势，示意说：

“老战友！你还是做我们的尖兵班长，为我们清除障碍吧，我们可离不开你呀！”

汪蔚扬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那一边，苏婕早已举起双手，惟恐别人阻挠她参加，她把话说得非常肯定：

“我要参加，一定要参加！”

小伙子们群起反对说：“不行！不行！”

苏婕抗议道：“什么不行？我跟汪文熹还不是一样！”

“什么一样？完全两样！”汪文熹雄辩地举出根据来，“你一天开过五分地吗？”

苏婕说：“你哪？”

汪文熹得意地说：“对不起！前天我就超过五分！”

“那我开过四分啦！”

“这不是四分，而是一亩，请注意是一亩！我破上一天到黑不休息，加把劲，总能开得够。可你哪？难道一天有三十六个小时吗？”

林志高说：“我提议女同志一律不参加，并且不准她们加夜班。”

萧若怀当即支持道：

“我同意！”

“我們男同胞都同意！”有人亮开了大嗓門。

林志高对小伙子們說：“一等天黑，我們就把她們的鋤頭沒收掉，沒有理由可讲！我們来这里参加建設，就象是兄弟姐妹一样，我們應該照顾她們。”

“就象兄弟姐妹一样……”好多小伙子在心里重复着，驀地觉得大家互相間更亲近了。

苏婕見形势不对，馬上用手托着脸，聚精会神地在想办法。旋即，她的脑子里浮现出小伙子們笨手笨脚的洗衣服的样子，浮现出这里那里挂着的来不及洗的髒衣服，还有一些好久沒洗的被单子……。在平时，苏婕曾順手帮他們洗补过，但只是偶尔为之，並沒有認識到这也是一种团結互助行动。現在，林志高的一句話，使苏婕的脑子亮堂了，她馬上动員在場的姑娘們說：

“女同志們！他們不讓我們参加，我們自己来展开竞赛。另外我也想到一个窍门，我想你們一定会同意的！”

“苏婕，你快說吧！”姑娘們注視着她。

“我說啦，我們来支援他們！为了讓他們集中精力把这一仗打好，我們每天抽時間帮他們洗衣服——不让髒衣服过夜！他們要沒收我們的鋤頭，我們就沒收他們的髒衣服、髒被子。也沒有理由可讲！”

“同意！同意！”姑娘們比小伙子嚷得更凶。

掌声响起来了，小伙子們咧着嘴笑……

蕭若怀不免吃惊地瞟了苏婕一眼，不禁暗暗想道：这两三个月她变得实在太多了，变得已經不象他心目中所喜欢的那个矜持的苏婕了。但是她的話又是对的，他不得不支持道：

“好！这样一来我們团結互助的內容扩大了，集体威力也更大地發揮了。我們應該宣揚这些东西！同志們，要是你們

不反对的话，我马上把你们的窍门推广到其他队去。”

汪文熹着急了：

“不行，那怎么行呀！我们才开始搞，你就把它传到别队去，擂台又打不下来了。”

林志高说：“那有什么关系！让他们各队都搞起来，突破一亩的人增多了，这对建设好处更大。叫我这样说赛起来才真有意思哪！”

一直坐在锄头把上用心细听的万德昌，越来越急得耐不住了，他象个皮球似的蹦起来，走到林志高面前：

“队长，还有我哪？”

“嘻！万德昌，你还是尾着我们洗衣服去吧。”一个姑娘开心地說。

万德昌被大家笑得脸红了。这位全场闻名的义务邮递员，来参加劳动才是几天前的事。为了支援孔雀壩的垦荒事业，政府已经在这里建立了邮电、銀行和供銷代办机构，派来了工作人员。万德昌交了差，就回到一队参加开荒。他挖的不多，但手脚勤快，好胜心鼓舞着他，大伙为他喝上几句彩，搬个树枝打个杂还是最拿手的。新的沸腾的生活吸引着他，在和林志高、吕乐海一帮人的来往中，他的脑子开窍了，如果依照那些常到洪順茶鋪吃茶的老爹老叔們的话來說，他“出息”了。他不再象刚来时那样迷信万鵬的学問，更确切地說，他开始鄙視他。一方面，万鵬始終沒有給他半点帮助；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次，万鵬忘了关箱子，万德昌被好奇心驅使着，暗想：“万鵬才学高，书还有一大箱箱哪！看看瞧！”于是他攏身到万鵬床前，一看，大吃一惊！箱箱里头哪有几本书？都是些瓶瓶罐罐，烏七八糟的东西！万德昌当即朝着万鵬的床鋪愤怒地恶罵起来：“呸！什么东西！原来是个大騙子

手，大混蛋，大不要脸！老子再也不理你了！”当天晚上，万鹏要他到厨房里端水去，他一反过去，抗議道：“要吃水自己去整！”說了就下楼找林志高他們玩，不再理会万鹏了。

此刻万德昌站起来央求，不是沒有理由的。通过林志高和周围同志对他的帮助和影响，他的那颗誠实的力求上进的心逐渐亮堂了。社会主义对他來說，不再是很难懂的抽象的名詞，而有了具体内容了。他已經意識到自己行动的意义。他急得口吃地說：

“那我……就不得参加了？”

石才秀吸着从供銷組新买来的紙烟，慢悠悠地发言了：

“德昌，你不行就是不行，这比不得你在昆明提茶壺，还是得放老实一点！以我來說，我知道我挖不够一亩，所以嘛，我就不費那番口舌提出要求，可对罗？”

万德昌却不服气，他把肚子挺得圓鼓鼓地：

“才秀，我比你强一点，不信，我两个比賽一場！”

石才秀双手拱起：“鄙人不敢。”

蕭若怀說：“才秀，你就这么膿包？連小德昌都把战火烧到你眉毛上了，还熟視无睹！”

石才秀搭拉着脑袋，思忖了片刻，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不紧不慢地吐了一串烟圈，歪着头說：

“真要賽的話，得讲个条件。德昌，如果你赢了我，我每天晚上給你打洗脚水；我赢了 you，你每天晚上給我打洗脚水。鄙人十天不洗一次脚，不过，若是有人把水抬到床前，我也不反对！”

万德昌赶紧說：“才秀，說話算話，不許变卦！”

“君子一言！”石才秀說。“不过我得把話說清楚，我可不是单单为了賺你一盆洗脚水。而是我感到干得太少了，別人的工效被我拉下来了，这是个良心問題。”

就差万鹏一个人没有表示态度。

万鹏坐在锄把上，垂着头，一口接一口，不停地吸着烟。好久以来，他一直闷闷不乐，甚至对周围一切都看不上眼。倘不是他的万发烟酒商店合营了，断了后路，他早溜之大吉了。要在这里混个好前程，他觉得简直办不到。大家这么热腾腾地干，自己不干是不行的，那显得太落后，别人当面嗤笑不算，落个臭名声，怕永远也没有出人头地之日了。

他正在胡思乱想，有人点上他的名了：

“万鹏，就剩你一个了，你到底咋个整？露一手给我们看看嘛！”

“到适当的时候，我自然要露一手。”万鹏站起身说，“我倒不吹嘘自己，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要来一个知识分子工农化。劳动竞赛嘛，不用说，我要参加。我要把知识贡献给祖国，我的作用一定要发挥出来……”

他似乎还想继续吹下去，以致林志高不得不打断他：

“这样吧，万鹏，晚上再谈。时间宝贵。现在各组开始劳动。”

下了一场多好的春雨！又打閃，又响雷，嘩啦啦地下了五六个小时，直下得满壩水泡飞溅，直下得满目苍翠欲滴。现在，雨停了，天空揭开了灰黑的盖子，雪浪般的白云低低地匍伏到壩子里来，一会儿，把远处的一角吞没了，再一会儿又把壩子的另一角吞没了。美丽的孔雀壩筑起了仙境般的云堤雾障。这时，遍树珠光闪闪，摇摇欲坠。繁花雨后乍放，空气清新而又甜爽。奋战过后的年轻人，却没有趁着这醉人的时光，钻到那浓丽的青纱帐里去拾鸡棕，采野花；他们那向前飞奔的心和两只勤劳的手，不容许自己去追求清闲的生活。垦荒队员们哪个不在想：下得好！一场好雨！土地下湿了，容易开

垦了，这是一个战机呀！明日的开垦纪录将会出现一个高峰！

才吃罢晚饭，雨声刚断，汪文熹就在林志高耳边说了句什么。林志高点点头，命令立刻传开了。一队的队员们刚放下碗筷，就扛起锄头出去了。

第二队队长高铁燦眼尖心灵，见到一队抓紧雨后时机，进入战斗了，就马上吹了两声急哨，掂起锄头，象打冲锋似的，喊了声“出动！”就嘩嘩把队伍带到荒地上。

“说个事情。”高铁燦严肃地向大家宣布，“我们要向一队学习，不能让这场好雨白下！刚才下雨不能干活，这半天手也够痒痒的。我看来干个痛快的，趁着现在土松，咱们大伙多干一会。同志们赞成不赞成？”

这话不意被过路的石才秀听到了。石才秀左边驮着三个竹水筒，右边驮着三个竹水筒，正打二队的工地边上走过。听清了高铁燦的话，他的八字脚一悠一撇走得特别带劲。——他是往工地送开水的。

原来自打竞赛以来，石才秀就揽下一门差事——留在后头灌开水，送开水。有时水没有烧开，他可以有机会空着两只手蹲在厨房里扯闲话，或是曲着身子躺在那儿慢悠悠地吸烟。直到开水咕嘟嘟地开够了，他舀了水，才不慌不忙地上工去——这时，大家已经干了一个多小时了。对火红的竞赛，石才秀是不太关心的，可是他并不拒绝参与有关竞赛的议论，“怪热闹的，好耍罗！”他想。

最近几天，石才秀却不能象从前那样心不在焉了。头一件使他过意不去的是：林志高把刚穿到脚上的新球鞋省给他穿了。石才秀从自治州吆牛回来以后，鞋子越穿越破烂，尽是窟窿，心里正闷气。一天，陡地发现床脚下摆着一双新球鞋，蓝鞋面一尘不染。事后问明，原来是林志高送给他的。石才